

梦游木斯塘

M U S T A N G

孤独的路，没有尽头

李遥岑 著

神旨就在  
世界上最

在的地方



NLIC2970892229

梦游木斯塘

M  
u  
s  
t  
a  
n  
g

孤独的路，  
没有尽头

李遥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木斯塘 / 李遥岑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12-06480-8

I. ①梦… II. ①李… III. ①游记—中国—当代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9940 号

## 梦游木斯塘

作 者 | 李遥岑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马 旗 刘 鹏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特约编辑 | 燕 鹏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季仲棠

装帧设计 | 程 慧 王艾迪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55 1/16

印 张 | 16.5

字 数 | 188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480-8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回家的路才是旅途

在《雨天的书》里看到一个故事：百余年前，有一位精通茶道的艺术家，在一次旅行中，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地点茶啜饮。有人问他，旅行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妙：“旅行难道不是生活吗？”

旅行难道不是生活吗？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生活的对立面。

大学毕业那年，我被某著名国企录取，那年竞争相当激烈，三万个候选人里，总部只需要三个人。拿到Offer之后，我狂喜了一段日子。直到入职培训的电话打来，我恐惧了，不用想象，就知道自己十年后甚至退休后面目安详的样子。犹豫再三，告诉他们我不能去上班了，好在对方财大气粗，并未向我索要违约金。那天，我豪情万丈地摊开中国地图，勾选了十个我喜欢的地方，给自己订了十年十城的计划——每年去一个城市生活、工作，顺便旅行。

北京是计划中的第二站。刚入职时，我就对主管坦白了我的十年十城计划，很快成为一个笑话流传开。有次和大老板同乘电梯，万籁俱寂，大老板忽然转向我：“听说，你的理想是流浪？”

我窘迫地摇摇头，一开电梯门就落荒而逃。

我和他可能都没料到，到今天，我在北京已经待了整整五年。

曾经，我在博客里写过一篇谈梦想的短文，被转载分享五千多次。很多人留言都说看得泪流满面。文中写道：“其实，有这么多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梦想的形态有千千万万种，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为什么要把一份做到死的工作和一间未必能住到死的房子作为唯一的目标呢？那真的是你内心最需要的吗？”

可是，当我如今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一种非理智的煽动，我必须对那些流泪的读者道歉。做一份安稳的工作，为家人准备一处温暖的居所是同样珍贵的梦想。

而今放眼望去，四处都是挠人心痒的标语：“不去会死”“有些事你现在不做就永远也不会做了”“辞职去旅行”“说走就走”“三步两步就是天堂”“再穷也要去旅行”。好像旅行一夜之间成了拯救糟糕生活的解药，好像许多朋友一提起梦想，就失去了想象力，哦，梦想就是不用工作去环球旅行。

顺风车，沙发客这些曾经散发着温情的词汇，因为旅行的无节操而渐渐让人抵触。因为工作关系，我见过太多号称××元走中国的人，他们大多数没有职业，没有生活来源，用极少的钱可能走完这么多地方吗？要么逃车票逃门票违反社会规则，要么一路活在别人的施舍之下，这和乞讨有什么区别？更让人难过的是，经过媒体的炒作，很多孩子开始效仿。亲爱的，这不是旅行，这是逃窜。

太多人分不清“想要”和“需要”的区别。如果旅行是你的需要，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那么就带上你的心和人民币去享受旅行。如果你想通过旅行去解决生活里的难题，去寻找所谓的安全感、梦想、勇气，甚至用它来逃避现实生活，那么你一定失望，它就是生活本身，那扇没有推开的门终究还是会矗立在你面前。

不去真的不会死，有些事现在做不了以后总有机会再做，说走就走前别忘了了解户外常识，没有钱就努力工作为下次旅行做准备，无论走多远只有走回内心才是天堂。世事还长，人间很美，不急这一刻。

也许你曾东奔西走，在世界各地都不曾找到让你内心安宁的片刻。是啊，囚犯逃到世界尽头也会随身携带他的小监狱，把生活搞到一团糟的人在哪里都是颠沛流离，你就像一个追着自己影子满世界乱跑的人，心力交瘁。向外寻找终是徒劳，当你的身体追赶上你的心的时刻，就是你真正该在的地方。

走出去，还得走回来，回“家”的路才是旅途。

致谢：

阿甘先生对此书珍藏，图片亦有贡献。

献给我来不远的母亲孙苏岚。

2012年11月5日于北京



|                                    |     |
|------------------------------------|-----|
| 梦游Mustang（一）像一切那样开始                | 001 |
| 梦游Mustang（二）Jomsom的一场盛会            | 019 |
| 梦游Mustang（三）Kagbeni对雪山说起大海         | 041 |
| <hr/>                              |     |
| 梦游Mustang（四）Chele未知总比已知多           | 063 |
| 梦游Mustang（五）错了的和错过了的               | 093 |
| 梦游Mustang（六）世间本无罗曼堂                | 117 |
| <hr/>                              |     |
| 梦游Mustang（七）骑马去边境：比远方更远            | 139 |
| 梦游Mustang（八）再探边境：记忆的迁徙             | 161 |
| 梦游Mustang（九）不会说话的风景                | 171 |
| <hr/>                              |     |
| 梦游Mustang（十）爱是一场自我教育               | 193 |
| 梦游Mustang（十一）已是两条路上的人              | 227 |
| 梦游Mustang（十二）我的歌声里                 | 241 |
| <hr/>                              |     |
| 后记<br>Never Endless Peace And Love | 252 |

# Mustang

## 梦游 Musta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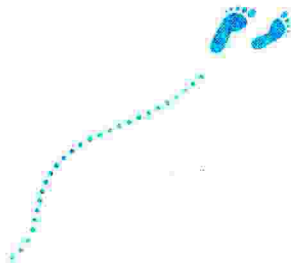
像一切那样开始

“这里是别处，这里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里是我曾经所在的别处。一些幸福已悄然逝去，一些甜蜜和我曾经认识的那个陌生人。这里是室外，这里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里是靠近街角的室外。我的整个人生，从头至尾，甜蜜与苦涩，我已经全部度过。我不想再记起，我不想再记起。”

——Henri Salvador 《Room With A View》



Pokhara ( 海拔915米 )



Kathmandu ( 海拔1334米 )

关于Mustang王国，一直不知道从哪写起。直到今天从上海回来，翻开沙发上的一本童话书，扉页上印着一句话：像一切那样开始。

是的，就让故事像一切那样开始，然后得以善终。青儿，昨天在咖啡店的时候，你抱着手机泪流满面。照片很模糊，是一个男人模糊的身影，路灯昏黄，影子指向遥远的黑暗中。那是他留给你最后的影像。你哭着问我：“有时候我们笑着说下次，下次，其实是下辈子，下下辈子对不对？”

我并没有过多安慰你。因为有时候，就像一个人站在荒野之中，突然遇见狂风暴雨，无处可逃，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等待它度过。

我跟青儿开玩笑，你现在的伤心欲绝，没准全都是在梦里，可能你一摸钱包，摸到了自行车的租车卡，哦，原来我们还在杭州。西湖静美，风轻日暖，什么都还来不及发生。就好像是木斯塘，也许你根本只是在梦里遭逢。

我和青儿的相识，是在尼泊尔的博卡拉。说起这段旅程，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当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离出发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某天，灰灰突然跳出来问我：“年假你打算去哪？”

“去哪个海边睡上几天呗。”我不动脑子地回答。

灰灰慢悠悠地说：“去年，我在尼泊尔走大环的时候，站在了木斯塘古王国的入口处，看着卡利甘达基河谷的深处在夕阳下银光闪闪，我想以后一定要进去看看。你有兴趣吗？”

“你又去尼泊尔？这都第几回了？”

“这次不一样，它是木斯塘。”

“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网上查不到关于这个地区的中文资料，所有的文献还停留在藏族东部的时代。那里一直被视为禁区，我们没准会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中国人。”灰灰噼里啪啦打来一大段话。

我很茫然，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仅仅是7个字母的陌生地名。

搜了一下这个地名，只有一些英文翻译过来的碎片以及寥寥无几的图片，图片上都是西藏人民的面孔。其中有条2009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布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再次提醒赴尼游客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保护能力，注意人身安全。徒步旅行时，建议选择较成熟的路线，避免前往希米扣特Simikote、木斯塘Mustang等至今仍不通道路的地区徒步旅行。”

“Mustang，木——斯——塘”，我念了两遍这个地名，瞬间有些模糊的影像掠过脑子，天生有着强烈好奇心的我用一秒钟打了一个字给他：“去”。

机票酒店办签证联系背夫等琐碎事宜交给灰灰全权打理，我则安心享受第一个没有功课任务的旅行。在网上发了些征集旅伴的帖子，绝大多数回帖都是精神支持派，原因可以理解——没有可借鉴的美图，谁知道那里是不是一座大秃山。

踏上旅途的前一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劲地对自己说：你一

定是疯了，别人一句话，就要跑到这个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如果半路高原反应走不下去怎么办？如果那里真的是藏独的聚集地怎么办？在兴奋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夜色中的成都一掠而过，在酒店仅仅睡了两小时，又登上夜色中的大巴，经停拉萨，飞往加德满都。飞机上看到堆满了白云的无名湖泊，蓝得仿佛镶嵌于山中的固体，美得惊艳。

加德满都下着大雨，红砖结构的简陋机场里，身着沙丽和头戴小帽的男女游客摩肩接踵。他们黝黑的皮肤和深凹的眼睛都成了异乡的元素，提醒着我，你已身在他乡了。有位披着艳红纱丽踩着高跟鞋的美女，刚下飞机就有人给她递上鲜花，还有众多粉丝要求拥抱合影，我猜大概是尼泊尔的某冰冰。尼国的美女冰冰温柔贤淑的和粉丝合影之后，转过身就戴上墨镜换成冷艳的模样。那群拉客的尼泊尔小帽男暂时都忘记了生意，屏息静气地看着女神从他们面前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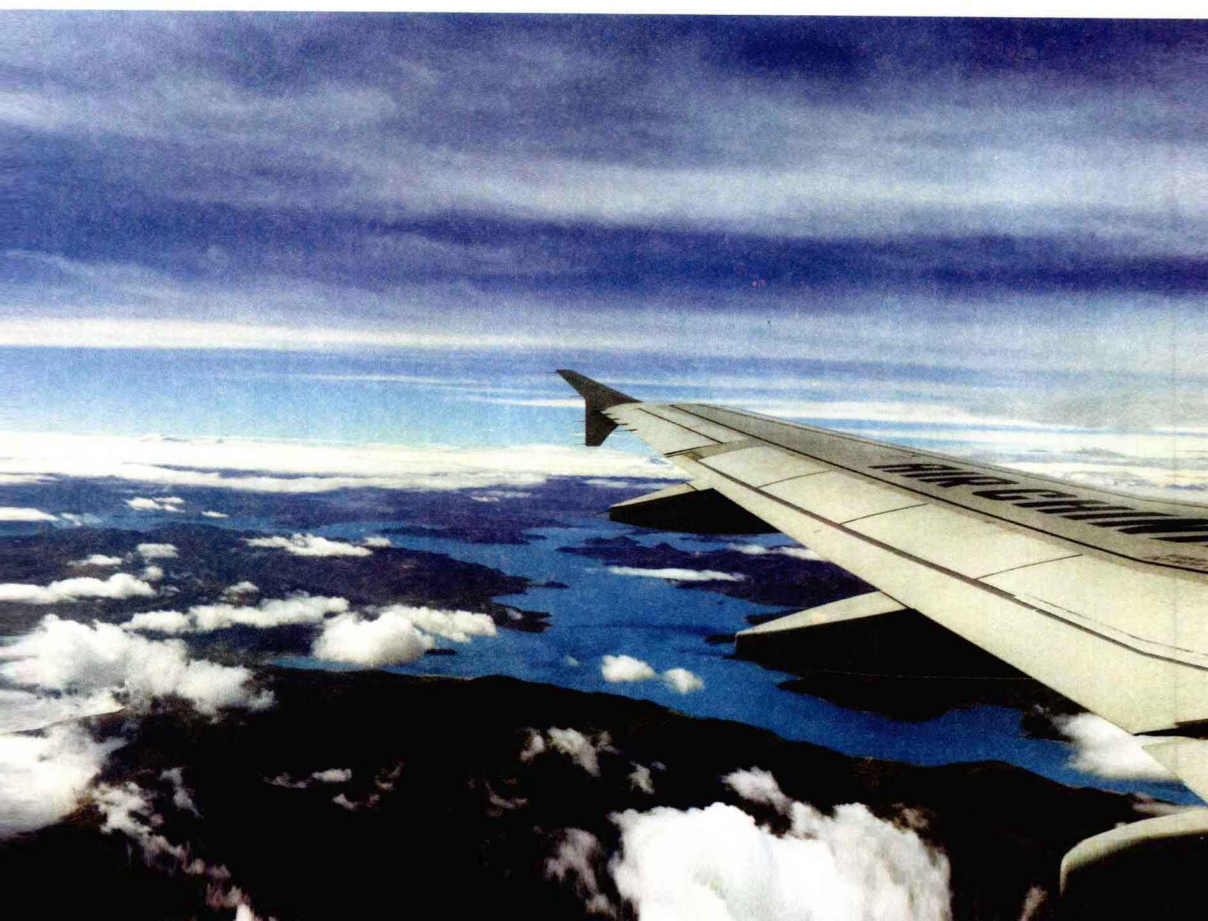
在吱吱呀呀的转盘上取了行李，穿着冲锋衣，推着行李车，绕过水坑和几头牛，走到隔壁的国内机场。一群尼国“小红帽”猛地冲了出来，每人抓起一件行李死死地拽在手里，殷勤地领着我们来到值机柜台，哗啦一下扔到磅秤上。然后比画着要200卢比的搬运费。灰灰掏出200卢比递过去，众人竟然还不退散。大家一起比画着要钱，伸出手拦住我们，大有不给钱就别想登机的架势。散尽卢比之后，我无奈地掏了一把零钱，他们这才欢天喜地的离开。

原以为一定会晚点或改签的飞机，竟然按时起飞。工作人员体贴地撑着长柄伞把旅客一个个送上飞机。这一处温情立刻打败了所有的简陋。

雨中的加德满都机场没有平时的杂乱嘈杂，不知为什么感受到的是

006

梦游本斯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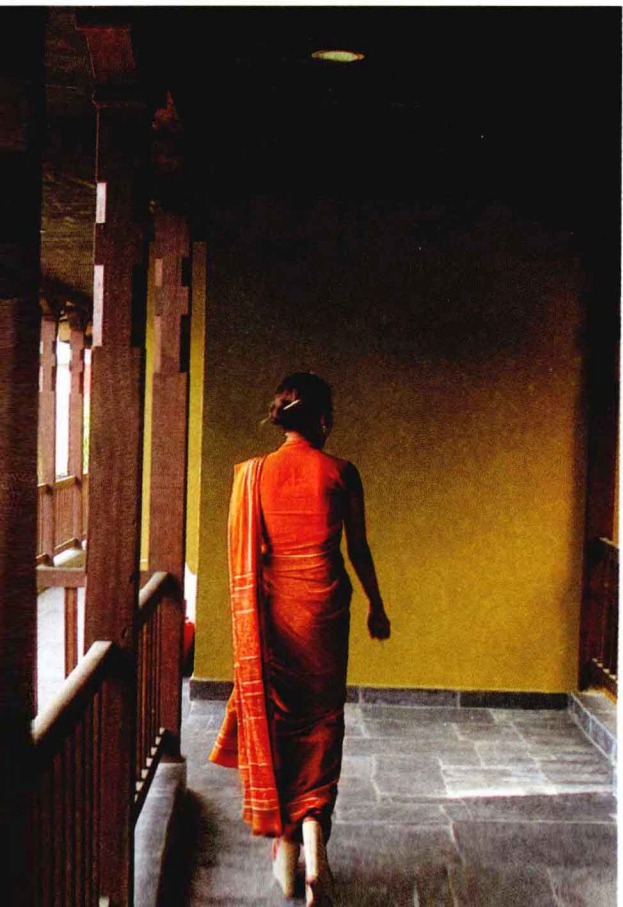
压抑和悲凉。直到看到当地报纸清一色的头版消息才知道，前一天，一架佛祖航空的珠峰巡游飞机回程时，坠毁在距离加德满都不远的山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加德满都到博卡拉，汽车要走七八小时山路，飞机一会儿就到了。山峦中的蜿蜒崎岖，在25分钟内一闪即逝。

下了飞机，加德满都的阴霾不见了，整个世界换成了阳光普照的博卡拉，一切热带的风情它似乎都有，蓝天白云，羽状叶的大树，红花，彩色的房子，只是风是干燥的。

灰灰看着我好奇的表情，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我们花400卢比打

车来到一家新开业的度假村，整个建筑都是自然色系。前台用清水插着鸡蛋花，房间墙壁用了粗糙的树皮纹理，门上还趴着带有铜绿的蜥蜴，所有设计好像是仿照此树的意象而生，让人觉得是栖息在一棵盛大的鸡蛋花之下。领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尼泊尔女孩目如秋水，绾着中分发髻，额前垂着水滴珠饰，印度式的长衫，一块长披肩随着行走时的腰肢在身后飘扬摆动，赤足走在全木头的长廊里，树木将浓绿的叶



子探进来，偶尔轻扫在她小麦色的皮肤上，发出细微的声响，这一切，简直就是妖娆动人。

安顿下来后，灰灰说去打听一下办理入山证的事情，让我先洗澡休息一会。这个著名而又昂贵的入山证我早有耳闻，从前是700刀，现在少插了一点，500刀。从钱包里抽出5张绿油油的钞票时，我心痛难忍，不甘心地死拽着美元问灰灰：“现在反悔来得及吗？我就在这里睡上几天等你凯旋归来。”

灰灰目露凶光：“来不及了！”

我大吼一声：“反了你！”

他马上换了一副嬉皮笑脸的嘴脸：“小美女，一会请你吃全世界最好吃的烤猪排行不行？”

在我的灵魂被全世界最好吃的烤猪排勾走的一瞬间，他抽走了我手上的钱，回眸一笑，一路小跑地冲下了楼梯。

我洗了澡，裹着浴巾坐在露台上晒太阳。庭院里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长尾巴鸟在树下安然地踱步。泳池，草坪，阳光包裹着露台，有个女孩在对面看书。

这个女孩引起了我的好奇。

整个下午，她都一个人在露台上，一页一页地看书。黑黑的头发刚洗过，松散地披在肩上，被阳光一点点晒得蓬松。她看书的样子十分专心，偶尔还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几行字，整个人的姿态和这秋日的午后阳光糅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宁静的气质。仿佛她就该一直坐在那里。

大约她也觉得我奇怪，一个裹着浴巾的女人坐在露台上什么也不做，就一直看着她。也许是传说中的光压，她发现了我，远远地冲着我

笑了一下，笑容很轻，但是很友善。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了。她笑和不笑的时候判若两人，笑起来很甜，特别是嘴角翘起的样子十分可爱。但是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会有与年龄不相符的冷漠疏离感。

灰灰来敲我的房门，我跑去开门，他说一切顺利搞定，最迟后天出发。

“走，咱们晚饭去。”

于是我一边盘算着要吃几块猪排，一边欢快地换衣服，在酒店凹了几个造型。在院子里路过她楼下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

博卡拉远比丽江这样脂粉味日渐浓厚的地方让人感觉自在，不会有客人的感觉。路边五颜六色的果汁铺、零食摊都不大招揽顾客，摊主们聚在树下聊天打牌，有客人要买东西，他还抱歉地挥挥手，表示您稍等一会，我正要赢牌呢。牛要么卧在路边休息，要么和我们一同慢悠悠地走着。

满街都是巨大粗壮的树木，枝叶覆盖着窄路。孩子们挂上绳索，就能高高地荡起秋千。在惊怕和失重中体会着快乐。快乐就是这样不可度量，稍纵即逝，甚至必须以不能控制自我的方式获得。

走到街市的繁华地带，酒吧和餐厅渐渐多了起来，房顶上爬满了肆意生长的藤蔓，或是在门前挂上精致的小花篮儿，饮品价格都比北京便宜，游人随处坐下来喝杯啤酒，也是一件美事。有不少卖户外用品的小店，各种品牌这里应有尽有，摸摸做工倒也扎实精致，只是真伪难辨。

街边卖围巾披肩的尼泊尔帅小伙先热情地用韩语和我打招呼：“阿尼哈塞哟！”我笑了一下，他见我不做声，又马上换了日语：“Kon'nichiwa!”我倒是有兴趣了，用英文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小伙子一拍脑袋恍然大悟，甩出一口标准东北腔：“美女，进来瞅瞅？”没忍住，我一下笑出声来。他店里的货品感觉和丽江拉萨街头的东西差不





多，没准都是Made in YiWu（义乌制造）。见我两手空空的出来，他也毫无失望的神色，笑嘻嘻地送我出门。

灰灰指着一个清秀的湖泊说，喏，这个就是著名的费瓦湖。

群山包围之下，有一面绿色的湖水。喔，这可和我想象中的费瓦湖相差太远了。传说中的费瓦湖能倒映着雪山，湖边是小木屋，推开窗就能看到鱼尾峰。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如同某个景区的平凡之物。

我冲灰灰撇撇嘴：“这就是你口中的东方小瑞士？你下次说话能靠谱点嘛……”虽然有些失望，但我还是拍了几张留念。

有些东西的好，大抵是不容易明白的。一直到回程我再度重返博卡拉的时候，才明白了费瓦湖的妙处。但是我那时却已是离人。

灰灰在街头徘徊了许久，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了那家餐厅。他介绍说，上次从大环出来，偶然的机缘吃到了这家的烤猪扒，美味无比，甚至比米其林餐厅的水准更胜一筹。我表示怀疑：上次可能是在山里太久没有吃肉吧！再说，你说话向来喜欢夸张。

灰灰满脸悲愤：“你认识我不是一两天吧？怎么落了个这印象。”